

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

古园纵横

The Cultural Scenery of
Peking University Campus

THE JOURNEY OF
ANCIENT GARDEN

· 杨承运 萧东发 主编

· 华夏出版社



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

古園縱橫

季羨林題



杨承运 萧东发 主编

The Cultural Scenery of
Peking University Campus

THE JOURNEY OF
ANCIENT GARDEN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园纵横: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杨承运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4

ISBN 7-5080-1505-3

I. 古… II. 杨… III. 北京大学-摄影集 IV. G649.28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514 号

责任编辑:冯吉鑫 陆 瑜

图片摄影:杨承运

装帧设计:欣 声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

889×1194 1/16 开本 7 印张 125 千字 插页 1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80-1505-3/J·132

定价:5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永远的校园（代序）

谢冕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而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今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都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髓。

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润。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荫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

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

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皱着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进，入燕东园林荫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服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不具形的巨人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

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原载《精神的魅力》，1988年

目 录

(一) 景观

西校门景区 (1 - 18)

西校门 校友桥 华表 麒麟、丹墀 抗日战争联络点
办公楼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塞万提斯像 智慧之树
葛利普墓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勺园旧址 校景亭
鸣鹤园碑 米友石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鸣鹤园旧居宅院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系新楼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朗润园

未名湖景区 (19 - 33)

蔡元培像 钟亭 乾隆诗碑 临湖轩 翻尾石鱼 石舫
梅石碑 花神庙 斯诺墓 水塔 第一体育馆 四扇屏
枫岛 岛亭 夏仁德和赖朴吾墓

教学楼景区 (34 - 52)

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 杭爱碑 李大钊像 法学楼(逸夫一楼)
地学楼(逸夫二楼) 马寅初像 硅化木 电化教育中心
北京大学图书馆 光华管理学院新楼区 农园 花神庙碑
百年校庆倒计时牌 新建教学楼工区 出版社大楼
北大燕园教育培训中心 南阁、北阁 体育中心 北大资源楼
地质陈列馆 北大方正

宿舍区风貌 (53 - 58)

燕东园 承泽园 镜春园 蔚秀园 畅春园 风入松书店
燕南园 学生宿舍区

(二) 文粹

北京大学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 (59)
北大(节录) 邓云乡 (60)
我观北大 鲁 迅 (62)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民族的脊梁,北大的骄傲 黄文一 (63)

蔡元培

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 蔡元培 (64)
我所认识的蔡子民先生 冯友兰 (65)

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和影响 陈顾远 (66)

承泽园 (68)

畅春园 (68)

地学楼(逸夫二楼) (68)

地学楼(含法学楼)前碑文 季羨林 (68)

翻尾石鱼 (68)

长春园中的谐奇趣 赵光华 (68)

圆明园遗影(节录) 史 建 (6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69)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序 陈岱孙 (6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 (70)

“一二·一”运动前后(节录)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71)

葛利普 (71)

葛利普传略(节录) 吴凤鸣 (71)

硅化木 (72)

红楼 (72)

红楼(节录) 邓云乡 (72)

著名的北大红楼(节录) 林克光等 (73)

毛泽东在北大 斯 诺 (73)

北大的灰楼 张岂之 (74)

和 珅 (75)

马夏尔尼拜会和珅 [法]佩雷菲特 (75)

杭爱碑 (75)

杭爱碑碑文 (75)

花神庙碑 (76)

汇总万春之庙祭花神庙 焦 雄 (76)

祭花神庙碑文 (76)

京师大学堂 (76)

京师大学堂(节录) 傅振伦 (76)

镜春园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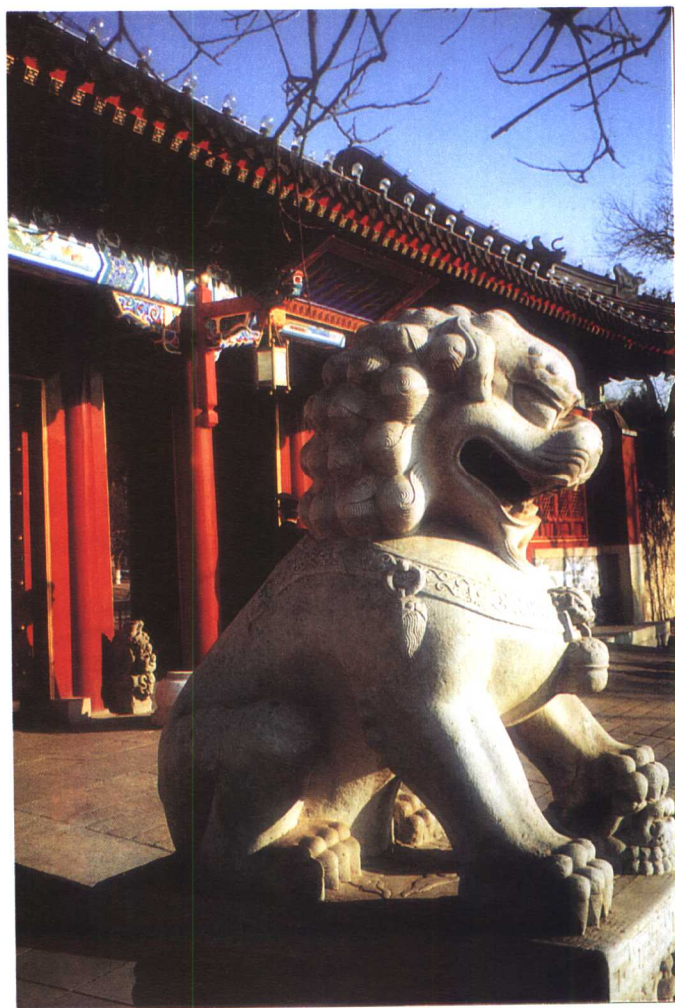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联络点 (77)

燕京大学的民先队 (节录)	安 捷 (77)	司徒雷登	(91)
李大钊	(78)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节录)	张黎明 (91)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李大钊 (79)	勺园	(93)
《守常全集》题记	鲁 迅 (80)	记米万钟《勺园修禊图》	侯仁之 (93)
大革命前后中共燕大支部的活动和“三·一八”斗争 中的大钊同志	刘 隽 (80)	复制米万钟《勺园修禊图》略记	侯仁之 (95)
临湖轩	(81)	石舫	(95)
林迈可	(81)	水塔	(95)
林迈可小传	(81)	燃灯佛舍利塔	(95)
赖朴吾	(82)	蔚秀园	(95)
赖朴吾著《1939年逃出北平记》译者前言 ..	孙幼云 (82)	西校门	(96)
朗润园	(83)	海淀镇的起源 (节录)	侯仁之 (96)
马寅初	(83)	海淀园林的兴替	侯仁之 (96)
北大的精神	马寅初 (83)	夏仁德	(97)
“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	周溯源 (84)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夏仁德先生	丁磐石 (97)
米万钟	(85)	燕园	(99)
梅石碑	(85)	燕园建校述略	侯仁之 (99)
梅石碑考 (节录)	苏勇 樊竞 (85)	春满燕园	季羨林 (100)
鸣鹤园	(86)	未明湖上新景象	侯仁之 (101)
农园	(86)	燕京大学	(101)
乾隆诗碑	(86)	燕京大学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节录)	何 迪 (102)
乾隆皇帝“种松”及“土墙”诗碑	傅晓 王璐 (86)	毛主席为燕大题写校名	夏自强 (103)
御制诗碑	苏勇 樊竞 (87)	燕东园	(103)
麒麟	(87)	燕东园的小路	邓云乡 (103)
安佑宫的石麒麟	李秋香 (87)	钟亭	(103)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87)	资料来源	(104)
烈士小传	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87)	后记	(105)
烈士纪念碑碑文	黄右昌 (88)	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点略图	
“三·一八”惨案中的燕大及其经过详情 (节录)	于成泽 (88)		
斯诺	(89)		
斯诺在燕园 (节录)	张文定 (89)		
毛泽东和帽子	斯 诺 (90)		
最后的日子 (节录)	武际良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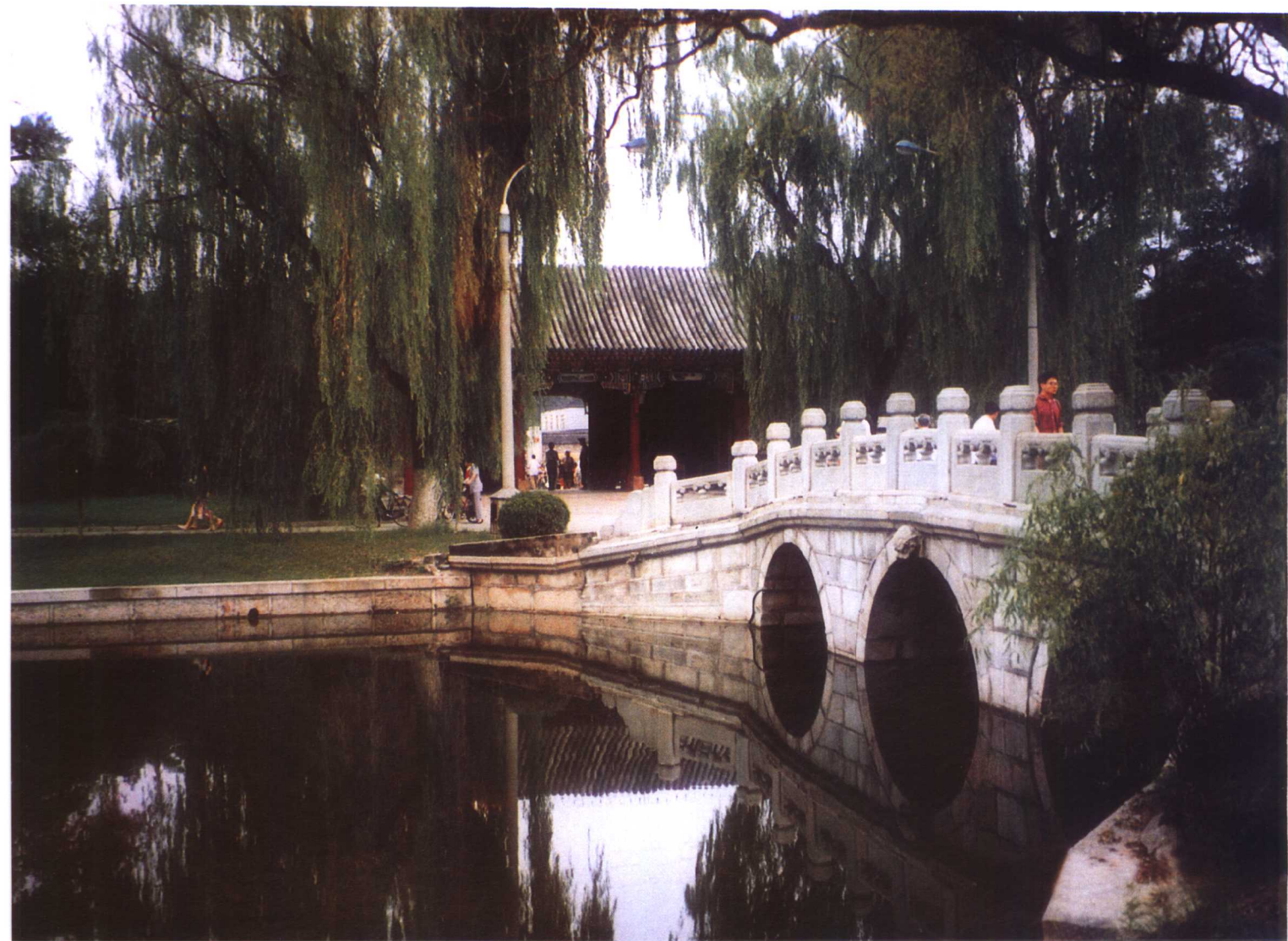


西校门 原名校友门，是燕京大学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故名。此校门门牌号是娄斗（兜）桥一号，娄斗桥在明清时代是著名风景区，是诗人留连唱咏的地方。娄斗（兜）桥在校门南十余米处，遗迹依稀可辨。

The West Gate, or Alumni Gate



SAI03/06



校友桥

Alumni Bridge



华表 原置圆明园安佑宫。安佑宫前有琉璃坊，“左右华表各一”。燕京大学建校初期移此。清末民初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鸿慈永佑，在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其中为安佑宫，乾隆七年建，其前琉璃坊三座，左右华表刻云气，甚精巧”。据此，此华表当制于1742年。

The Ornamental Marble Columns





麒麟 丹墀 石麒麟原置圆明园安佑宫。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兽，所谓“机星得其所，则麒麟生，和平合万民”。这对麒麟和丹墀系朗润园主载涛购得，放置朗润园多年，燕京大学建校时置于办公楼前。
Chinese Stone Unicorn, The Sculpture Beside Steps





丹墀 是朗润园园主载涛购自圆明园，放置多年。燕京大学建校时置于办公楼前为饰。

The Sculpture Beside steps

抗日战争联络点 此处原为燕京大学第一号自动化污水井。

1938 年秋 - 1942 年春，中共地下党曾秘密地用此处为联络点，并在此传递平津与抗日根据地的文件、情报、宣传品以及军用器材等。

The Contact Point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ors





办公楼 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楼，1931年6月燕京大学校务命名委员会曾定名为贝公楼。楼前的麒麟、丹墀均系圆明园遗物，由载涛购得，存放朗润园多年后置此。

爱新觉罗·载涛（1886—1970），清醇亲王四子，载活（光绪）胞弟。清宣统朝军咨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解放后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1926年3月18日，北大、清华、燕大和北京总工会二百多个社团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会后到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在这一惨案中受伤200多人，牺牲47人，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张仲超、李家珍、黄克仁，燕京大学学生魏士毅，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张仲超等三烈士碑于1929年5月立于北大三院（沙滩），1982年迁此；魏士毅烈士碑1927年3月立于此。

The Monument of "3.18" Martyres



塞万提斯像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以《堂吉珂德》开创了西方近代小说的先河。1986年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 之后, 马德里市政局特意复制矗立在该市区广场的塞万提斯像, 赠送给北京市民。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它安放在北京大学校园。1986年10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安放仪式。

The Statue of Cervantes

智慧之树 1982年4月北京大学纪念塞万提斯逝世366周年时, 西班牙驻华大使等10个西班牙语国家驻华使节一起种植此树, 并命名为“智慧之树—塞万提斯之树”。

The Intelligence Tree in Memory





葛利普墓 葛利普 (A·W·Grabau, 1870-1946), 著名美国地质学家, 近代地层学的创建人之一。祖籍德国。因家境贫寒, 曾以作报童和装订工人谋生。经业余勤奋自学, 获麻省理工学院旁听生资格, 后正式考入该院地质系, 苦读9年, 获理学博士学位。1905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并当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 不久出任副院长。1920年应邀来华担任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葛利普在中国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和教学26年, 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建会员之一, 曾任学会理事和副会长。他奖掖后进, 循循善诱, 培养了一代中国地质学家。他热爱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 他致书美国总统, 要求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 他曾站在中国地质调查所门口, 阻挡日兵接收, 并始终不同侵略者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72岁高龄的葛利普被关进集中营长达四年之久, 倍受折磨, 但仍孜孜不倦地著述。1946年3月26日逝世。北京大学教授会遵照他的遗愿决定将他的骨灰葬于北大红楼(沙滩)旁的地质馆前。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倡议移墓于此。

The Tomb of Professor A.M. Grabau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938年由长沙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留昆为昆明师范学院。当时校领导决定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立碑纪念，遂请冯友兰教授撰碑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碑阴面刻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决定复制该碑立于校园内，即派专人赴滇采相同石质的碑体运京，复制完成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揭幕仪式。

The Monument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